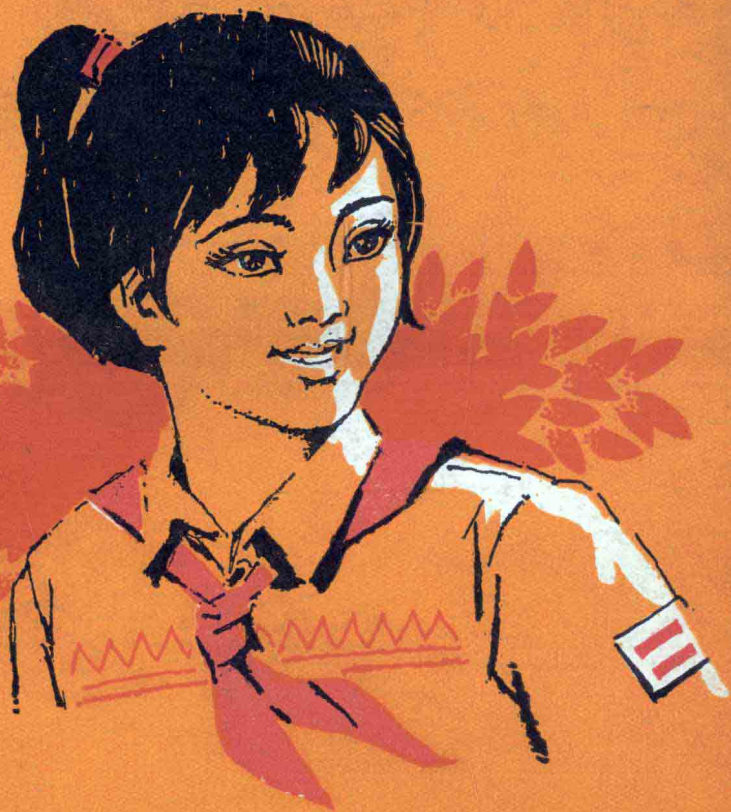




耐心的中队委员

任 大 星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耐心的中队委员

任 大 星

封面 插图：庞希泉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少先队中队里：

这个中队的陈朵梅，别的都好，就是不关心集体，也不相信集体。一句话，她爱自顾自。你说，该怎样对待有缺点的同学呢？中队委员蒋天秀，虽然挺关心集体的事情，但是，怎样帮助同志，使少先队成为友爱的集体，可从来没想过。她看不惯陈朵梅的缺点，就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。另一个耐心的中队委员，就不一样，她明白陈朵梅的缺点，也看到陈朵梅的优点，处处帮助她。在经历了一场波折以后，陈朵梅爱上了集体，蒋天秀也改正了自己的缺点。你不信的话，可以去看看她们中队的墙报，陈朵梅还在上面画出了一幅团结友爱，齐步前进的图画呢！

耐心的中队委员

任 大 星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287×1092 1/32 2.25印张 33千字

1962年8月北京第1版 1980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 40,001—63,000册 定价 0.17元

最近，我们培明女中第九中队，到东海舰队某英雄连队去访问，和英雄们建立了友谊。连队接受了我们的邀请，决定在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那天，作为我们大队的朋友，到我们学校里来访问，并且参加大队的庆祝大会。

大队委员会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也很高兴。为了迎接英雄连队的到来，大队决定在“六一”前出版一期墙报特刊，而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中队。

中队委员会作了研究，决定充实我们中队原来的墙报委员会的力量，编好这一期《欢迎英雄连队来校访问》的特刊。文字编辑的人选很快就确定了，但聘请谁当这一期墙报的美术编辑呢？中队委员会很伤脑筋。最后，我提议由队员陈朵梅担任美术编辑，可是中队劳动委员蒋天秀却坚决反对。她说陈朵梅从来就不关心集体活动，而且最喜欢打扮，辫梢上今天结红绸结，明

天结黄丝带；有一次中队在暴风雨中抢救向日葵，她因为爱惜自己的一身新衣服，躲在教室里不肯出来，全中队就她一个人没有动手，成了个集体活动的旁观者……

我说：“陈朵梅有缺点，我们应该帮助她。可是她对绘画确实非常爱好，让她担任一些社会工作，说不定能使她对集体活动关心起来。”

讨论结果，七个中队委员中，有五个同意陈朵梅担任墙报美术编辑。蒋天秀最后还是反对。墙报委员裘毕芳弃权，因为她等不得表决，就要到图书馆里去借《英雄安业民》这本书，准备写一首“安业民颂”的诗，在这期墙报上发表，她说：“反正我对美术是



门外汉，对陈朵梅也了解得不够，你们决定好了！”

我的提议就这样通过了。

让陈朵梅担任墙报的美术编辑，是有道理的。因为陈朵梅的姐夫是一家出版社的美术编辑，陈朵梅常常向他学画，学得很有成绩。她学她姐夫的样，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小的本子，一有机会就拿出来给人画速写像，或是画风景，画各种各样她所感兴趣的事物。记得上学期中队里表扬优秀学生史巧英，她听了我的话，打算根据史巧英的优秀事迹，画一套连环画放在走廊里展览。后来，因为蒋天秀她们说这是想表现自己的绘画天才，她才半途而废……

在中队会上，中队主席向大家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大家都拍手赞成，我拍得比谁都响、比谁都久。那时，陈朵梅坐在我身旁，我为了好玩，还故意对着她的脸起劲地拍，直拍得她满脸通红，低下了头。

可是我很快地发现，坐在屋角那儿的三个好朋友：蒋天秀、吴静和徐小玲，却没有拍手。当时，徐小玲想拍手，但给蒋天秀一拉肘(zhǒu)、一眨眼阻止了；吴静本来是出名的糯米团子，毫无主见，蒋天秀叫她怎样她就怎样，她见她们两个都没有拍手，又见蒋天秀一脸不赞成的神色，也就把举起的两手悄悄地放了下来。

蒋天秀还想拦阻她周围的几个同学拍手，可是没



有成功。

陈朵梅可没有看出她们三个不拍手，她当时羞得什么似的，顾不上去注意谁拍手谁不拍手。当中队主席问她是否同意担任这个

职务的时候，她一直低着头，微笑着不作声。我接连地催她表示态度，她才勉强地站了起来，笑着想说什么，可是一阵脸红，又弯腰坐下了。

这时，从屋角那边发出了叽叽咕咕的声音：

“你不高兴做，人家也不会硬逼你做的，搭什么架子！”

声音很低微，但我听出了这是蒋天秀的声音。

大概陈朵梅也听见了蒋天秀这一句话，她突然不再害羞了，拿出手帕来，揩了揩额角上的汗水，收敛起笑容，十分认真地说：

“同学们，我一定尽我的能力做好这工作，希望大家帮助我。大家同意我担任这工作，这是同学们……”她说到这儿，突然又满脸通红，害羞地笑了。可

是她到底笑着说完了她准备说的话，“……这是同学们对我的信任。”

中队会一结束，同学们吵吵嚷嚷地一窝蜂拥出教室，只留下了陈朵梅一个人，孤零零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呆。

刚才还是闹嚷嚷的教室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，显得分外寂静。虽然是五月天气，天黑得晚，但教室里也有点暗黝黝(yōu)的了，看样子时间已经不早。

“陈朵梅，大家都走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”我一边整理书包，一边问。

“啊，许佳屏！”陈朵梅从沉思中猛地惊醒过来，走到我身边，“你知道，我真有点担心！我从来没有担任过什么工作，这回大家叫我做墙报美术编辑，真怕做不好！万一搞得一塌糊涂，那可怎么办！况且这还是大队的墙报！”

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的脸，态度十分诚恳。我和陈朵梅是好朋友，很亲近。以往，我跟她谈起班级里的事情，她总带着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，讲几句风凉话，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认真。

陈朵梅继续说：“这一期墙报的内容，大都是讲那天我们到东海舰队去参观，跟海军叔叔联欢的事情。裘毕芳已经对我说过，里面大都是诗歌，也有散文，刚

才我考虑了一下，准备画这样一幅报头：上面是陆海空三个战士的半身像，背景上画些飞机大炮和军舰；另外，每一首诗都配上一幅插图和题花；每一篇散文都配上一些装饰；然后，再用红蜡光纸剪一叠(dié)五角星，贴在墙报周围，作为边框。”

陈朵梅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她的计划，是那么的专心致志，她伏在我的课桌上，一只手臂压着我放在桌上的三四个发夹，发夹扎着她的皮肉，她也不觉着痛。

她所说的什么题花啦，装饰画啦，插图啦等等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。我们中队墙报的历届美术编辑，都不知道这一套美术上专用名词；在这一方面，谁都不及她有学问。我觉得她的计划很好，既全面又丰富；不过我有些担心，那么多的图画，在七八天内来得及画好吗？

她摇撼着我的肩膀，问：

“许佳屏，你觉得怎样，画这么一些图，可以吗？”

“很好。”我拉拉她的手说。我没有把我担心的问题向她提出来，因为我怕说了会影响她的积极性。我想了一想，只是说，“你最好跟墙报委员会的人商量一下，请她们提提意见。”

“不，”陈朵梅说，“现在，我不想跟她们商量，我要暂时保守秘密，等我画好了，把墙报贴在教室里预展的

时候，才让大家知道我画了些什么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才对你公开，希望你不要泄露秘密。”

她急急地收拾好书包，一个人先走了。她说，今天黄昏，姐夫要到她家里来，她要马上回家去找些资料，作些准备，等黄昏时向她姐夫请教一些问题，连夜动手就画。

二

陈朵梅的负责精神使我很高兴，这说明聘请她做美术编辑，一点没有错。

我一边哼着歌，一边往校门口走去。

这时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，整个学校显得十分寂静，看不见一个人。只有校园后面，教职员办公楼的窗户，透出雪亮的灯光，大概老师们正在辛勤地为我们批改作业。

可是，当我进入校园不久，突然从黑黝黝的竹丛后，传来了一阵女孩子的说笑声。我耳朵很尖，听出里面有一个是蒋天秀的声音。

我收住脚步，向她们说笑的地方走去。我知道蒋天秀一定带领着种植小组的同学，在番茄地里劳动。我打算去帮帮忙。

我高一脚低一脚地穿过竹丛，走下斜坡。凭着淡淡的星光，看出前面就是我们中队的少先队园圃，那里，我们种着两畦番茄。

一阵夜风吹过，带来了一阵粪肥的臭味；接着，我听见粪勺触碰粪桶的响声，和啪啪的泼水声。原来她们在给番茄施肥。蒋天秀领导的种植小组，工作很出色，去年种的向日葵，结子很多，曾参加了全区的中学生勤工俭学展览会。番茄的施肥、整修工作，虽然排定名单，全中队轮流值班；但她总是以身作则，经常在园圃里跟大家一起劳动，怪不得这么晚她还没有回家。

我正要喊她们，只听得蒋天秀在那边尖着嗓子说了几句什么话，说完她自己先格格地笑了，别的几个人也都跟着她笑了起来。

我走到她们跟前，问道：“什么事情那么好笑，也说说给我听听吧！”

“我说是谁，原来是咱们的组织委员来了！”蒋天秀听清楚我的声音后说，“好在我们没有讲你的坏话！”

“没讲我，那在讲谁呢？”我随口问。

蒋天秀不响，徐小玲却抢着说道：“在讲陈朵梅！蒋天秀这刻薄鬼，刚才还扮演了陈朵梅今天在中队会上那副羞羞答答的样子，……”

徐小玲话还没说完，突然“喔唷”一声尖叫。显然，

这是蒋天秀在暗中揪了她一把，阻止她说下去。

“跟许佳屏说了有什么关系！”徐小玲从蒋天秀身边跳开，继续说，“……她说陈朵梅表面上装得忸忸怩怩，心里巴不得大家同意她当美术编辑，好趁机大显一番身手呢！”

“对，我是这么说了！怎么样，犯法啦？”蒋天秀粗



声粗气地说，“许佳屏，叫陈朵梅做墙报的美术编辑，说什么我都不同意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沉住气问。

“为什么！”蒋天秀说，“昨天我在中队委员会上说的，大概你都忘记啦！徐小玲你可记得，去年我们种向日葵，她动过几次手；每次轮到她施肥，她不是说忘啦，就是推家里有事；可等到我们向日葵丰收了，中队集体拍照片留作纪念，她却站在前排的最当中；拍照以前，她足足打扮了半个钟头；虚荣心那么重的人，我就从来

没有见过！”

“说实话，这些好久以前的事情，要是你不提起，我的确忘得干干净净了！”我笑笑说，“这和她担任美术编辑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我见蒋天秀浇粪已浇得很累，气喘嘘嘘地还不肯停手，就从她手里一把夺过粪勺，替她浇起来。我一边浇粪，一边把刚才陈朵梅想怎样装饰墙报的计划，告诉了蒋天秀，最后说：

“看样子，陈朵梅这一次对墙报工作，的确很负责呢！”

蒋天秀见我一个劲地称赞陈朵梅，显得很不耐烦，她突然板起了脸孔，从我手里夺回了粪勺，大声说：“好啦好啦，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听你赞美陈朵梅！反正一切都得看事实，我们等着瞧吧！”

三

我和蒋天秀的争执，很快就给班主任吕老师知道了。

一天，课外活动时间，我和大队委员史巧英练好自由体操，从体育室出来，走过操场，看见吕老师正和蒋天秀她们在打羽毛球，就站在旁边看了一会。

正好这时候，陈朵梅跟着墙报主编裘毕芳，急匆匆地往图书馆门口走去，吕老师见了，笑道：

“裘毕芳，这几天怎么老见你带着陈朵梅朝图书馆跑，也不到操场上来活动活动，你自己早成了近视眼，别把陈朵梅的眼睛也弄出毛病来呀！”

裘毕芳朝吕老师笑笑，又回头走了。事实上，她两手捧着一大摞书，也无法留下来打球。陈朵梅见我在那儿，便向裘毕芳打个招呼，留了下来。

这时候，吕老师给蒋天秀打下来了，她把球拍往我们面前一递，要我们接下去打。我和史巧英刚才练自由体操，已经练得够累了，就把球拍让给了陈朵梅。

陈朵梅接过球拍，拾起羽毛球，随手一个反手球，向蒋天秀打过去。球不偏不倚地飞向蒋天秀身边。

不料，蒋天秀突然把球拍往草地上一丢，回头朝裘毕芳喊道：“等一等，文学家！我跟你到图书馆借书去！”

她甚至不向陈朵梅看一眼，便丢下她自顾走了。

徐小玲连忙赶在吴静前面，抢起了球拍，跟陈朵梅打下去。陈朵梅并没感觉到什么，仍然嘻嘻哈哈地打球。

可是，蒋天秀的行动却引起了吕老师的注意，她悄悄地碰碰史巧英的臂膀，问道：“听说蒋天秀坚决不同

意陈朵梅当墙报美术编辑，还因此对许佳屏有意见，你可知道这回事？”

史巧英点点头。史巧英是我们班里唯一的团员，因为入团不久，还没离队，仍然担任着大队委员的工作。班级里发生什么事，吕老师总爱先和她商量。史巧英在同学中威信也很高。那时，我们的中队辅导员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，就把中队辅导员的工作，暂时委托给史巧英。她虽然是我们同班的同学，差不多真正成了我们的中队辅导员。

吕老师和史巧英商量了一阵后，回头向我问道：

“许佳屏，你可知道蒋天秀究竟为什么对陈朵梅意见那么大？”

“谁知道！”我说，“照她嘴上说，是为了陈朵梅不肯好好参加种植活动，又爱打扮，又虚荣！”

“你问过蒋天秀没有？她看到陈朵梅有这么些缺点，是不是曾帮助过她。”吕老师问道。

我笑笑，没有回答。

吕老师继续说：“陈朵梅是有缺点，但大家都有责任帮助她进步，特别是中队委员。这不单单是为了编好墙报，也不单单是为了陈朵梅一个人，而是发扬我们少先队集体的好传统，帮助每个有缺点的同学，一起进步。许佳屏，刚才我跟史巧英商量了一下，我们想建议

大队部给你一个任务：帮助陈朵梅搞好墙报美术工作。另外，史巧英再去跟蒋天秀商量一下，让蒋天秀也跟你一起帮助陈朵梅。蒋天秀对自己的工作很负责，听说她在小学里，还做过大队墙报的美术编辑，也是个出色的小画家呢！”

第二天，史巧英果然把大队部的决定通知了我；后来，我又看见她跟蒋天秀在番茄地旁的树荫下，唠叨些

什么。蒋天秀一直气鼓鼓地不说话，大概也是在谈帮助陈朵梅的问题。

陈朵梅对我说了好多遍了，这几天晚上，她都在家里赶着画墙报报头，我早就想去看看。我一接受了大队部给我的任务，当天就邀蒋天秀一



起到陈朵梅家里去。可是蒋天秀象没有这回事似的，放晚学后，自顾带了徐小玲和吴静，到郊区选购晚种番茄苗去了。我只得一个人到陈朵梅家去。

陈朵梅的妈妈早死了，爸爸在外地参加建设，她是跟她姑母住在一起的。我走进她的卧室一看，简直有点眼花缭乱(liáo)乱了！整个房间，已经变成了绘画展览室，桌子上，椅子上，床铺上，箱子上，甚至在她的小小的收音机上，全都摊满了画报和宣传画。这些画报和宣传画，有的是照片，有的是水彩画，有的是油画，可是它们的内容却都差不多，都是陆海空军战士的半身像或全身像，背景上都有坦克、飞机和军舰。我真佩服陈朵梅，一下子就弄来了这么多参考资料。

在她的书桌上，摆满了不少颜料和画笔；地上飘散着不少的碎纸片，大概是撕掉的废品！

陈朵梅只穿短裤和汗衫，看她还热得不得了，额上，鼻子上，都渗出了一粒粒汗珠；鬓(bìn)发也汗湿了，贴在耳边。

她拉我走到她的书桌边，指着一张画稿说：

“你瞧，这是我第四次勾的铅笔稿！我已经勾过三张，都撕掉了！你知道我绘画水平很低，自己还不能创作；这张墙报的报头画，只好临摹人家的。可是我临摹了这张，就觉得那张好；临摹了那张，又觉得另一张好！